安康日报

见证

田彬

时光不语，岁月留痕。人生几十载，最动人的记忆，往往藏在平凡的路途之中。回望过往，从秦巴深山奔赴省会西安的漫漫行路，是我将近年过半百最深刻的时代印记。我亲眼见证了安康与西安之间交通的迭代变迁，见证了群山阻隔被层层打破，见证了家乡日新月异的巨变。

20世纪90年代，是物资相对匮乏、交通极为不便的年代。生于大山、长于大山的我，自小就深知秦岭、巴山的巍峨阻隔，也明白走出大山、奔赴远方，是无数山里人朴素又坚定的期盼。

15岁那年，我考上了中专，到西安求学，开启人生崭新的求学旅程。开学前夕，父母悉心为我整理求学行囊，一针一线、一点一滴，装满了家人的牵挂与期许。简单的被褥、朴素的衣物、常备的生活用品，被父母仔细收拾妥当。开学那日，父亲放下手中的农活，专程送我远赴西安求学，这一程风尘路途，成为我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

彼时的安康，对外交通闭塞，没有高速、没有高铁，更没有便捷的城际交通，往返省城唯一的公共出行方式，只有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和昼夜颠簸的长途班车。我和父亲一路颠簸抵达安康火车站。火车站人声鼎沸，挤满了外出求学、务工、经商的父老乡亲，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对远方的憧憬。

我记得，当时的火车票是一小块硬纸板，全价票32元，学生半价仅需16.5元，这在当时已是普通家庭一笔不小的开支。我们乘坐的火车，上午九点多才缓缓发车，一路穿山越岭、跨河过桥，线路曲折迂回，先后途经阳安线、宝成线、陇海线，还需在阳平关火车站调转车头，缓慢前行。

绿皮火车车速缓慢，车厢里有电扇，车窗可以手动推开，山野清风裹挟着草木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却也挡不住长途奔波的疲惫。车厢内有人闲谈说笑，有人闭目休息，有人望着窗外连绵不绝的群山静静沉思。列车日夜不停行驶，穿过一座座隧道、跨过一条条江河，翻越层层叠叠的秦岭山脉。经过近二十个小时的漫长颠簸，直到次日清晨，才终于缓缓驶入古城西安。

第一次走出大山、抵达省城，繁华的西安极大开阔了我的眼界。走出火车站，宽阔的马路、林立的高楼、川流不息的人群、往来穿梭的车辆，处处彰显着大城市的繁华与热闹。车站周边商贩云集，叫卖声此起彼伏，有人手持西安市地图沿街售卖，有人兜售《华商报》《西安晚报》《中国青年》等报纸杂志，浓郁的城市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对于久居深山的我而言，眼前的一切都新鲜又震撼。

四年的求学时光，我往返于安康与西安之间，无数次穿梭于秦岭南北，亲历了早期交通出行的艰辛。求学期间，我既乘坐过老式绿皮火车，也体验过双层火车。相较于速度缓慢、停靠站点繁多的绿皮火车，双层火车速度更快、视野更广，能够为旅途节省数个小时的时间（但票价几乎是绿皮火车的两倍），成为当时往返两地最优选的出行方式之一。即便如此，全程旅途依旧漫长疲惫，长途出行仍是一场耗时费力的考验。

除了火车，长途班车也是当时两地通勤的主要方式，也是我四年求学路上最熟悉的风景。我父亲经常叮嘱我，寒假不要坐班车，因为秦岭山脉经常积雪不安全。那时的班车夕发朝至，暑假我常常从西安南关汽车站乘车返程。车辆驶出城区，在平坦开阔的关中平原上驰骋，一路向南，风光辽阔。行驶一个多小时后，车辆驶入沣峪口，正式进入秦岭山脉。天色渐渐暗沉下来，窗外的青山密林渐渐隐入夜色，车厢内的灯光柔和温暖，奔波一天的旅客渐渐卸下疲惫，陆续闭目休息。整辆班车安静下来，唯有车辆发动机的轰鸣声，伴着夜色一路前行。夜半时分，车辆翻越崇山峻岭，抵达宁陕县广货街镇。这里是秦岭腹地的交通要道，也是往返安康、西安班车的必经停靠点。几乎所有长途班车都会在此短暂停靠休整，司机、售票员和不少乘客都会下车休整、补充体力。彼时年少的我们，家境普通、囊中羞涩，只能安静地坐在车厢里，默默等候所有人休整完毕。夜色深沉、山风微凉，我透过车窗望着街边的灯火与烟火，心中既有旅途奔波的疲惫，也有即将归家的期许。待车辆重新启程，穿过寂静的秦岭深山，历经一夜颠簸，次日清晨才能顺利抵达安康。四年求学光阴，就在这一次次昼夜往返、山海奔波中悄然流逝，漫长的路途见证了我的青春，也镌刻下时代发展的初始模样。

岁月更迭，步入新世纪，家乡的交通面貌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西康铁路通车，安康到西安的通行时间缩短至四个小时左右。彼时，我已经工作两年了。工作之后，偶有出差往返西安，每一次乘车出行，都能真切感受到交通提速带来的便捷与舒适。

紧随铁路发展的步伐，区域公路路网体系持续完善，一条条高速公路穿山越岭、纵横交错，彻底打通了安康对外联通的大动脉。包茂高速西安至安康全线贯通后，私家车自驾三小时内即可直达省城。随着交通建设持续迭代升级，城际火车顺利开通，安康至西安的通行时间缩短至两小时左右，城际列车舒适便捷、准点高效，成为群众出行的首选。

现如今，西康高铁建成通车，安康正式融入西安一小时经济圈。这是安康交通发展的里程碑，更是秦巴山区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回首这30年行路变迁，我有幸成为全程的亲历者、见证者、受益者，相信随着西康高铁的通车，安康将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乘风起航。

穿山越岭启新程

胡崇爱

西康高铁建成通车，银灰色动车组穿行于秦巴群山隧道间的画面，连日来刷屏安康人的朋友圈。对这座深处秦巴腹地的山城而言，这趟飞驰而来的列车，不仅意味着一条交通线路的贯通，更意味着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梦圆。

老家山村土坯房的外墙上，“要想富，先修路”的红漆大字被风雨冲刷得轮廓渐淡，却深深烙在记忆里。我三十余年的人生轨迹，恰好沿着家乡不断延伸的路网铺展：从泥泞土路到柏油大道，从绿皮慢车到风驰高铁，路越修越远，人生的路也越走越宽。

童年里的出山之路，是一条坑洼不平的土路。雨天泥泞裹脚，晴天尘土扑面，十几里路走下来，鞋子粘满泥块。小学毕业前，我几乎没走出过村口那道山梁。课本里《在山的那边》被翻得卷了边，山那边的世界，是年少心里的向往。每个放学的傍晚，我总爱蹲在村口路边张望，偶尔驶过的拖拉机、运货卡车，我都能盯上好半天，直到车轮消失在山坳的转弯处，我还在猜想它终将驶向何方。

后来到镇上读初中，开始了每周往返的住校生活。周日背着塞满干粮的布包步行上学，周五再沿着同一条山路走回家，十几里路走下来，脚底磨得发疼。那时候最羡慕的，是能搭上顺路车的同伴。他们胆子大，追着爬坡的拖拉机，扒着后车厢边沿蹭一段路，司机师傅也多是乡里乡亲，笑着喊一声“抓稳”。风灌进领口的瞬间，就是童年最接近“远方”的时刻。

直到镇上主路完成硬化，父亲买了辆华川牌运输车，往返各村拉运建材，我便成了同伴中少有的“车接车送”的孩子。驾驶室里遮风挡雨，车轮碾过平整路面，即便有轻微的颠簸，也藏着稳稳的幸福。

通村水泥路修到家门口那年，我考上了县城的高中，离家近百里。客运班车和私营面包车往来于城乡之间，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柏油路在身后不断延伸，窗外的青山、稻田、村落飞快后退，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那时还不知道，这些不断向前延伸的路，终会把我送到曾经只敢想象的远方。

2012年，我赴四川西昌读大学，那是我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父亲陪我到校，从小河火车站乘绿皮车到西安，再转车南下西昌。正值开学季，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我们没买到坐票，就靠在车厢连接处，站累了就席地而坐。二十多个小时的车程熬下来，下车时双腿浮肿，脚底像踩着棉花。那时候心里酸涩地想，走出大山的路，原来这么难。

四年大学，往返于四川盆地与秦巴腹地之间，每次都要穿越秦岭的重重隧道。绿皮车哐当哐当地走，秦岭的山一座接一座，仿佛永远也走不完。那时候总觉得安康太偏、太闭塞，像个藏在山角落里的小城，别人问起家乡，都有点不好意思多说。那时候隐隐盼着，什么时候家乡的路，能再宽一点，再快一点。

其实，早在2001年，西康铁路通车的消息就曾传遍山城。披红挂花的火车头驶出秦岭隧道的画面，定格在很多安康人的记忆里。这条铁路终结了安康到西安必须翻秦岭、绕宝鸡的历史，让山里人第一次有了直通省会的钢铁通道。可绿皮车的速度，终究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也装不下这座城市越来越多的期盼。

毕业之后，我回到安康工作，在家人帮衬下买了车。第一次开着自己的车驶上高速公路时，握着方向盘的手都有些发颤。后来，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让周末赴西安逛街、节假日赴邻省出游成为常态。

2024年，“西部输血论坛”确定在安康举办，作为牵头单位的一员，我们早早对接各地同行，四处动员宣传。起初不少单位都满口答应，临到确定行程却纷纷打了退堂鼓。理由绕来绕去，终归一句：安康没通高铁，来回倒车太折腾，长途开车又太累。

那一次，我真切地感受到，交通不便，困住的不只是个人出行的脚步，也是城市发展的可能性。那时候常常望着秦岭的方向盼：什么时候西康高铁能通？什么时候外地的客人提起安康，第一反应不再是“好远”。

这份期盼，终于圆梦。银灰色的动车组穿山越岭，将西安至安康的通行时间压缩至一小时以内。通车那天，我把新闻转发给了异地的老同学、行业里的同事，还有在外务工多年的堂兄。屏幕那头的回复里，藏着同样的雀跃。

我已经在计划，某个周末买几张票，带着父母，带着两岁多的孩子，坐一趟列车。让父母看看，他们当年扛着行李翻山越岭送我读书的路，如今一个小时就能走完；让孩子看看窗外掠过的山影，告诉他爸爸小时候，是踩着泥路一步步走出来的。

前几天回老家，看到老墙上的“要想富，先修路”的字迹还在，旁边拉起一条崭新的条幅：“高铁通家门，安康迎远客”。一旧一新两行字，隔着几十年的岁月遥遥相望，照见了一座山城的奋斗足迹。

有人说，路是一座城市的年轮。从泥泞土路到通村硬化路，从县乡公路到高速公路，从普速铁路到高速铁路，安康的路，扎扎实实走了几十年。这几十年，是一代人从山里走向远方的成长史，也是这座城市挣脱地理束缚、拥抱时代的发展史。

风自秦岭出，车从山外来。西康高铁穿山越岭而来，赴的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约定：是山里孩子对远方的约定，是游子对家乡的约定，更是这座城市对时代的约定。它载着我们过去的期盼，也载着未来无限的可能。路还在延伸，属于安康的故事，也还在继续。

知足

黎胜勇

我们六十年代这代人，从小缺吃少穿，走泥泞路，坐回拖拉机都高兴好几天，听到自行车铃声都跑出门看稀奇。

穿越秦岭的西康铁路通了，几乎与之平行的西康高速路通了，去西安，坐火车或者汽车，也就只区区两三个小时。实话说，此前，我甚至都没有奢望过安康到西安会再添上一条高铁。

小时候，我曾经听父亲不无得意地说，1958年暑假，县里派他一个人去西安，参加汉语拼音方案推广培训会，回来再由他在县教师进修学校给全县语文教师培训。他说，那时候事急车少钱更少，他是从平利步行去西安的。途中经过安康要摆渡，过汉阴、石泉饶峰关，走秦岭汶水河里的子午道。到达西安书院巷，已经是出发第五天后的晚上。孰料培训班已经开始了两天，他说他是靠记忆力好，找老师补课才赶上进度的。他讲这些，我听出的不是他多么辛苦，而是他的自豪、是荣光。

1987年，我在平利县文化馆工作。第一次出差去西安，搭单位同事周老师丈夫洪师开的东风卡车。他是去西安拉教学仪器，那是辆淡蓝色东风牌卡车，驾驶室里还坐着当时文教局殷局长。第一晚，我们住石泉县政府招待所。第二天过平河梁、广货街、月河梁、秦岭梁，第二天晚上六点，才到西安玉祥门外的安康办事处住下。

返回的时候，因时间不同步，加之我在西安多玩了半天，就自己坐火车回。记得到宝鸡时已经是晚上，爬秦岭、过阳平关、汉中。头天黄昏在西安站上车，第二天傍晚才到安康。这就不得不在安康花钱住上一晚，第三天才回平利。

去时给单位省了交通费，返程在安康多住一夜的住宿费，却因当时的财务管理办法不能报销。事情不大，倒也没有怨言。那时候的我，不仅没有感到旅途的劳顿，而且还是很兴奋的。记得那次，我还在兴庆公园东门口的书店买了杨绛的小书《干校六记》作纪念。

我妻子年轻时特别晕车。她在商业系统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她每次去西安康复路进货，回来必倒床睡上两天。我不理解她晕车的痛苦，还说闻着汽油的味道香。一次，我忘记是说了一句啥话刺激了她，她竟然顿时变脸，骂我不通人性。

现在，四十五分钟的西康高铁通了。安康融入不到一小时的省会城市经济圈。嫌西安热的，你周末来安康山里避暑。在西安工作的，你若有需求回家，一天可打三个来回。

想想这些年，我们这代人，见证了一部不停发展的交通史，该知足了！

回家的路

张龙阳

2006年，我入伍，坐上一趟绿皮火车离开安康。出发那天，父母送我到火车站。车站里人很多，车厢里也挤满了人。我找到座位坐下，隔着车窗，还能看见父母站在站台上。

火车缓缓开动，车轮碾过铁轨，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我趴在车窗边，看着父母的身影一点点远去，看着熟悉的安康慢慢消失在身后。那时候年轻，只想着出去闯一闯，看看外面的世界。

2010年，我当兵第四年，第一次休假回家，还是坐绿皮火车。离开时想着远方，回来时只想着家。车快到安康时，我已经坐不住了，只想早点下车。到站后，父母在车站等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场面，见面就是几句最普通的话：“路上累不累？”“部队怎么样？”“饿不饿？”我说：“都挺好。”然后跟着他们回家。

那次回家，我重温了阔别多年的安康味道。鼓楼街的麻辣烫夹馍，是把热气腾腾的麻辣烫夹进热乎乎的馍里，辣得人直冒汗；东关的羊肉泡馍，一大早去吃一碗，热汤、羊肉、馍下肚，浑身都是暖的；还有安康蒸面，拌上油泼辣子、醋等调料，简单实在。小时候吃这些，只觉得是平常的一顿饭；从没想过，它们日后会成为我记忆里最深的家乡味道。离开家以后，反而越来越惦记。

这些年，我也走过一些地方；后来，我回到了家乡。安康变了不少。以前出一趟远门，要提前看车次、算时间，路上常常要花大半天。后来路越来越好，出行越来越方便。过去觉得很远的地方，现在慢慢近了。这些变化并不轰轰烈烈，就在普通人的生活里。

但有些东西，无论过去多少年，还是不会变。比如，安康人的热情。见了熟人，还是会问一句：“吃饭没？”我越来越觉得，安康是值得被更多人认识的城市，不只是山水风光，还有这里的日常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那种很自然的热情。坐下来，吃顿饭，就知道这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现在，高铁开通了。如果以后在西安工作，周五下班想回家，坐上高铁，穿过秦岭，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安康。回家吃顿饭，陪父母坐一会儿，周末再返回西安。

二十年过去了，火车变快了，回家的路也变短了。当年离开安康时，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走过一些地方，最惦记的还是家里的父母，还有这座城里那些熟悉的味道。

一路清风

王典根

秦岭是横亘在关中与安康之间的天然屏障。如今，西康高铁穿越秦岭，这条承载着无数建设者汗水与万千安康人民期盼的铁路，让安康人的梦想照进现实。

秦岭是一道天堑。曾经，子午道上的先民踩着栈道走出秦岭，一趟便是一生。随后，高速公路一度是安康人走向古都最便捷的通道，山里的好物出不去，山外的人进不来，多少梦想，被阻隔在了秦岭那边。

西康高铁在地图上划出一条直线，便能缩短南北的距离。从长安到安康，一杯茶的工夫就可以抵达。今后，早晨出发、午后归家将成为常态。

这条钢铁大动脉的南端，汉江之畔的安康西站静静伫立，以“灵蓄汉水一江秀，势承秦巴二脉雄”为设计理念，菱形吊顶象征着汉江水波与安康茶叶，“安康”二字被艺术化为文化符号，让每一个走进这座车站的人，抬眼便能读到安康的祝福。

安康西站如同一座微缩的安康。站厅两侧如秦巴山脉，墙面菱形渐变开窗在光影中泛着细碎波光，宛若汉水层层漾开。候车厅的吊顶以两种材料的渐变搭配，抽象演绎水波与茶叶，立柱造型取自茶叶叶片，融入秦汉瓦当元素，“安康”二字被艺术化为独特的文化符号。进站口的水蓝色背漆玻璃，将汉江的灵秀引入站房深处。这座建筑面积近两万平方米的枢纽，从落成的那一刻起，便不只是出行的驿站，也是安康递给每一位来客的第一张名片和祝福。

安康的祝福，是汉江水波流转的温柔，是秦巴山脉间袅袅升起的炊烟。安康的祝福，是大山深处的沉稳呼吸，是俯身可触的泥土温热，是秦巴茶山的茶香，是民宿小院飘出的陈酿香气。

这条高铁拉近的不只是城市之间的距离，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牵挂。从前，在外打拼的游子回一趟家，要提前几天盘算行程；年迈的父母想去西安看看儿孙，也总被漫长的路途劝退。

如今，早晨在安康吃一碗蒸面，中午就能坐在西安的饭桌前；周末带着孩子回老家看看爷爷奶奶，也不再是奢望。那些年被秦岭阻隔的亲情，终于可以随时抵达。

一条高铁，承载的是无数普通家庭的团圆梦，也是安康人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底气。高铁带来的，不只是游客和商机，更是一种观念的打开。曾经，许多人觉得走出秦岭才算有出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守着这片绿水青山，同样能闯出一番事业。茶农可以把鲜叶卖得更远，手艺人可以把老手艺传得更广，返乡青年可以在家门口创业，老人孩子不必再长期分离。

列车呼啸而过，掠过茶园，飞过河流，一路清风。

高铁飞奔（外一首）

姜华

从安康出发

高铁像一个发射舱
乘客是一群探险的山珍，一声呼啸
我们被射向一个叫长安的地方
此刻，爱人静坐在我身旁
窗外画面闪烁
往事正在被风迅速翻阅
远嫁陕南后
爱人的一个回家梦
整整晚点了41年
说出一个关中地名
我发现在她眼角
躲闪着泪花。一对小情侣
坐在我们身旁恩爱，旁若无人
人生好风景都在路上
少陵原上出生的爱人，方言和习惯
早已融入陕南山水
岁月走得太快了
就像这列高铁，从我们
简单的生命中，一闪而过

山河画师

理想往往会先于现实抵达
比如这列从南到北的高铁
窗外幻灯一样翻动的山水、村庄
农田、牛羊以及田间耕作的人
他们的背影、服饰、动作和
眼神，都像我的亲人
火车与铁轨，通过互相敲击提醒对方
我却有些迟钝。思维被330公里的时速
远远甩在身后。从安康到西安
列车如响箭射出
眼前的山川、河流
仿佛出自同一位画师之手
记忆如窗外的风。有时也会逆转
我可以一夜抵达华夏版图上
任意一片江山。呼啸而过的时空
在起点与终点之间接力
故乡与异乡的对峙
结局可能只是平手
许多名词最后仅剩下传说

高铁到安康（组诗）

汪海玉

不与秦塞通人烟

山横卧在窗前
秦岭架起天然屏障
安康，被汉江的水
养在深闺人未识
山峦掩盖着长安烟火
几代人翻过的大山
方才遇见
盛唐诗词里的长安
秦巴的群山
在沉默中，期盼
也锁住一方水土

一架飞桥南北

机械的轰鸣
穿透地表深层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钢钎凿开坚硬的岩壁
钢轨铺进山脉
铁桥凌空而起
跨过沟壑和急流
跨过重重险关
建设者粗糙的手指
重指了山河的界限

天堑变通途

汽笛划破汉江的波涛
高铁呼啸而过
从此天堑变通途
秦岭不再是阻隔
而是咫尺之间的画卷
硒茶、山歌、汉江
和高铁的速度疾驰
向更远处，舒展
高铁到安康了
载来一个崭新的春天



安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安康市融媒体中心 联办
安康市作家协会

瀛湖

第1508期

地址：安康市汉滨区大桥北路4号传媒大厦 邮政编码：725000 网址：sjk.akxw.cn 办公电话（传真）：（0915）3268520 电子邮箱：bs3268520@163.com 投稿邮箱：akrbbbb@163.com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915）3268656 新闻热线：（0915）3268533 广告热线：（0915）3212549 发投热线：（0915）3211149 定价：每年390元 自主发行 安康日报印务中心印刷 地址：安康市汉滨区寇家沟社区